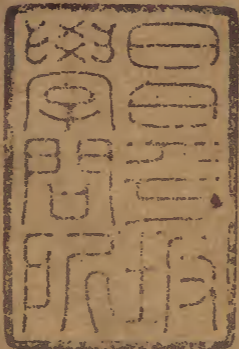


聖門傳詩嫡冢

五之八



漢書門			
八	二	五	九
一	六	一	九
七	二	一	九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二	八	二	漢
七	二	五	書
三	一	九	
函	七		
一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59
冊數	7(3)
函號	273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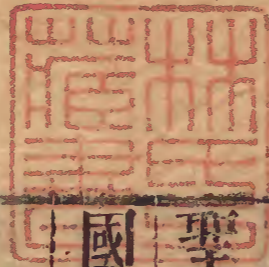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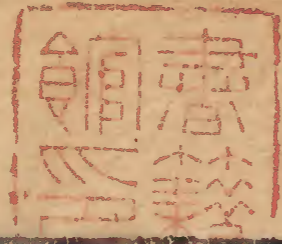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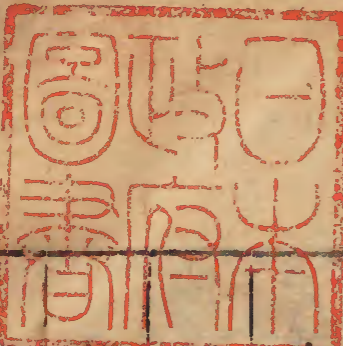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五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濶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



作。

齊

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箋號令猶招呼也。挈壺氏

掌漏刻者。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毛傳上曰衣。下曰裳。鄭箋挈壺

氏失漏刻之常。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

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鄭

箋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

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毛傳晞。明之始升。倒之顛之。自

公令之。毛傳令。召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毛傳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

園也。折柳以爲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

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鄭箋柳木

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之事。不能辰夜

不夙則莫。毛傳辰。時。夙。早。莫。晚也。鄭箋此言不任其

事者。恒失節數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辰朱子作
晨

傳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續說襄公厲公六世孫。田畋獵也。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鄭箋畢。嚼也。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毛傳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游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

盧重環。毛傳重環。子母環也。其人美且鬣。毛傳鬣。好貌。鄭箋鬣當為權。權。勇壯也。

盧重鉤。毛傳鉤。一環貫二也。其人美且偲。毛傳偲。才也。鄭箋才。多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傳齊俗習於田。賦營。測。此疑即序以還名者也。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聞於馳逐。謂之好焉。

鄭箋荒。謂政事廢亂。

子之還兮。遭我乎狝之間兮。毛傳還。便捷之貌。狝。山名。鄭箋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

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毛傳從。逐也。獸三歲

曰肩。儂。利也。鄭箋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子之茂兮。遭我乎猶之道兮。毛傳茂。美也。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鄭箋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猶之陽兮。毛傳昌盛也。鄭箋昌。佼好貌。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毛傳狼。獸名。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傳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續說小白。齊僖公

第三子。襄公庶弟也。春秋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小白以如莒。小白好賢。國人多歸之。測序出鄭風。又以為婦人淫悔之作。每讀亦嘗疑之。以其咨歎之中。語言之外。殊無淫昵之氣。且錦衣裳而襲。必待駕而行。豈可輕以語於市井隘媒之間。又且既日子。則其情已有所屬。而又曰叔伯。將何所歸。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今讀傳文。大為灑然。至於慕之一字。尤可以曲盡此詩之情景矣。為此詩者。必公子之舊識。而亦深知公子者也。方公子適莒。臨行之時。曾相俟而別。而未之送。是以

傳言女家
卷之五
四
悔之。欲與其衆駕言行歸耳。衣錦褰衣。裳錦褰裳。乃齊人想像公子在莒之服飾如此。使人之愛慕。若是。則公子之爲人從可知矣。

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鄭箋。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毛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箋。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而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予不送兮。毛傳。時有違而不至者。鄭箋。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毛傳。昌。盛壯貌。鄭箋。堂。當爲

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悔予不將兮。毛傳。將。行也。鄭箋。將。亦送也。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毛傳。衣錦褰裳。嫁者之服。鄭箋。

褰。禪也。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衣纁禪。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毛傳。叔伯。迎已者。鄭箋。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續說桓公名軌惠公之次子也弒其兄

隱公而自立求援於齊娶襄公之妹文姜為夫人

其十八年會齊侯於濼遂與姜氏如齊襄公舊通

文姜至是復通焉桓公知而譴之襄公怒殺桓公

此敝笱南山二詩所為刺也

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閒文

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毛傳與也鰈大魚鄭箋鰈魚子

也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抵制與

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之婉順齊子

歸止其從如雲毛傳如雲言盛也鄭箋其從姪娣之

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

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

隨之為惡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毛傳魴鰈大魚鄭箋鰈似魴而

弱鱗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毛傳如雨言多也鄭箋如

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

惡亦文姜所使止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毛傳唯唯出入不制鄭箋唯唯

詳傳意則歸止當從齊朱說為歸

行相隨順之貌。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毛傳水喻衆也。鄭箋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敝笱三章。章四句。愚按歸止。無論為歸齊魯。如雲如雨如水。却只是喻其衆多為長。若鄭解。則并刺從者矣。從者之淫。不見史傳。且序中亦無此意。不知鄭何以作是說也。

傳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賦南山刺之。續說按左氏桓公十八年春正月。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續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夏四月。齊侯享公。使公子

彭生乘公。公薨於車。此南山之詩。所以兼刺二君而不偏也。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鄭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

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於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毛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

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鄭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與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耻惡如狐。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毛傳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鄭箋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於魯侯也。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毛傳懷。思也。鄭箋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於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毛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鄭箋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傅姆同處。冠綏。

此二句亦是朱解為直截

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毛傳庸。用也。既曰庸止。曷又從止。鄭箋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為淫泆之行。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毛傳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然後得麻。鄭箋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于父母。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毛傳必告父母。廟。鄭箋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既曰告止。曷又鞫止。毛傳鞫。窮也。鄭箋

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於齊乎。又非魯桓。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毛傳克能也。鄭箋此言析薪

必得斧乃能也。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鄭箋此言取

妻必待媒乃得也。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毛傳極止也。

鄭箋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

至齊乎。又非魯桓。

南山四章章六句。

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既。續說

春秋莊公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蓋因襄公伐衛

納朔。而假犒師之行以會之。胡文定曰。日會。日享。

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鄭箋故猶

端也。

載驅薄薄。簞茀朱鞞。毛傳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茀

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鄭

箋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魯道有蕩。齊子

發夕。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鄭箋襄公既無禮義。乃

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

發夕夕發不能待且也朱注為拙矣

之往會焉。曾無慙耻之色。

四驪濟濟。垂轡滿滿。毛傳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

貌。垂轡。轡之垂者。滿滿衆也。鄭箋此又刺襄公乘是

四驪而來。徒為淫亂之行。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傳

言齊子於是樂易然。鄭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

當為鬪。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圍。圍明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毛傳湯湯大貌。彭彭多貌。鄭箋

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魯道有蕩。

齊子翱翔。毛傳翱翔猶徜徉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毛傳滔滔流貌。儻儻衆貌。魯道

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測此

詩纔有着落。惟其因會狩而作。故每章多言其射

技之善。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

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

子焉。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毛傳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

鄭箋昌佼好貌。抑若揚兮。毛傳抑美色。揚廣揚。美目

揚兮毛傳好目揚眉巧趨踰兮毛傳射則臧兮毛傳踰巧趨貌鄭箋臧善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目上為名儀既成兮終日

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毛傳二尺曰正外孫曰甥

鄭箋成猶備也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

三正大夫二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

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

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猗嗟變兮毛傳變壯好貌清揚婉兮毛傳婉好眉目

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毛傳選齊貫中也鄭箋選者

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毛傳四

矢乘矢鄭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

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傳齊桓公相筦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測每

於鄭詩中見朱子以此為淫奔之詩且云風雨鷄

鳴正淫奔之時甚為未然嘗竊歎曰詩何不幸而

見於鄭即此詩亦為淫奔也及見序以為思君子

始為快然然尚不知為齊詩尤不知為齊人喜相

筦仲之詩今乃知所謂既見君子者為既見筦仲

也。快哉快哉。風雨鷄鳴云者。乃昏晦雜亂。未明將明之際。以喻春秋之天下昏亂已極。將有待於匡正之人。當此之時。得筮仲而相之。則尊攘大有望矣。云何不夷。云何不瘳。云何不喜。

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毛傳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鷄猶守時而鳴。喈喈然。鄭箋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毛傳胡。何。夷。說也。鄭箋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毛傳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

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毛傳瘳。愈也。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毛傳晦。昏也。鄭箋已。止也。鷄不

爲如晦而止不鳴。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傳桓公好內。衛姬諳之。賦鷄鳴。續說衛姬。桓公夫人。

語曰下本
附音作箴
然篆文則
諳也

列女傳云。桓公好畋。衛姬爲之不食禽獸之肉。好音。姬爲之不聽樂。以此觀之。其賢益可知已。測諳。胡介切。音解。卽解之義。不曰諫諍箴警而曰諳者。旣不悅從。又惡於激直。忠告善道以諳之。使其好內之意自爲解散。此衛姬之苦心所以爲賢也。

序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毛傳鷄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

作。鄭箋鷄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匪鷄

則鳴。蒼蠅之聲。毛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鷄之鳴。鄭箋

夫人以蠅聲為鷄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

朝已昌盈。則君聽朝。鄭箋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

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匪東方則朝。月

出之光。毛傳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鄭箋夫人以

月光為東方明。則朝亦敬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毛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

不忘其敬。鄭箋蟲飛薨薨。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

子卧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怡。

毛傳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

其家事。無庶予子怡。無見惡于夫人。鄭箋庶。衆也。蟲

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

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鷄鳴三章。章四句。

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續說莊公名光。

無庶予子怡。情詳毛意。作夫人自云。庶無健。予怡子也。釋者以夫音符而云。指卿大夫其義為長。然毛意未。知然否。

靈公環之世子。桓公之女孫也。淫於崔杼之妻棠姜。為杼所弑。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毛傳

日出東方也。

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也。

箋言東

方之日。愬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

室。欲與

我為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喻君

不明。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毛傳履禮也。鄭箋即就也。

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

較朱解為

不以禮來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毛傳月盛於東方。

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鄭箋

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傳發。行也。鄭箋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去。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愚按詩故云。蓋大夫之妻

入朝而君以無禮加之。沈無回謂齊不聞有此事。

豈可以意誣之。今觀傳云。莊公無禮。而續說引棠

姜女則詩故之說。亦未可謂其妄也。

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續說景公名杵

曰。靈公庶子。莊公兄也。測通篇是寓言。故曰風求之云者。非能安分自強之謂。乃喜功生事之謂也。纔有此意。誰其與我。况又春秋之時乎。此有識者所為長慮而却顧也。故風之所謂大夫者。或晏嬰之流與。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騷騷。毛傳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鄭箋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毛傳

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毛傳桀桀。猶騷騷也。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毛傳忉忉。猶忉忉也。

婉兮變兮。總角弁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毛傳婉變。

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弁。幼穉也。弁冠也。鄭箋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非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測詩文曰我。傳曰

君子譏之者。豈托為婦之言耶。譏之之意。盡在一
俟字。俟對迎言。俟則非迎矣。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鄭箋時不親迎。故陳親迎
之禮以刺之。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毛傳俟待也。門屏之

間曰著。素象瑱。鄭箋我嫁者自謂也。俟我於著。謂從

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

為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各為統織之。人君五色。臣

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之以瓊華

乎而。毛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鄭箋尚猶飾也。飾之

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為瑱。瓊

華石色似瓊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毛傳青青玉。鄭箋待

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統之青。尚之以瓊瑩乎而。

毛傳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鄭箋石色似瓊似

瑩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毛傳黃黃玉。鄭箋黃

統之黃。尚之以瓊英乎而。毛傳瓊英美石似玉者。人

君之服也。鄭箋瓊英猶瓊華也。

著三章章三句。愚按依鄭說為陳親迎之禮。著庭

堂皆嫁者之家。則據禮次。應先堂而庭。而著安得。倒言自著先見婿耶。還宜從東萊呂氏。指婿家者為是。惟在婿家。故于著于庭于堂。始得見婿之次序如此。而不親迎已見矣。毛無明文。止依序作刺。其意亦當爾也。但三章分作士卿大夫夫人君三項。未知何據。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五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六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晉舜耕于歷山。陶於河濱。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

魏無世家
不明其始
封此說不
知何據豈
因晉以封
畢萬而附
會耶

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魏考補魏國名。姬姓。侯爵。周成王以封文王子畢公高之後。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

傳魏之君子。□□。□□美之。賦伐檀。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毛傳**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涯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鄭箋**是謂君子之人不得

進仕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毛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

曰廛。貍。獸名。**鄭箋**是謂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貍。彼君子兮。不素餐

兮。**毛傳**素。空也。**鄭箋**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測兮。河水清且直猗。**毛傳**輻。檀輻也。測。猶涯也。直。直波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毛傳**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鄭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彼君

專詩摘家
卷之六 國風
二
伐檀

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毛傳檀

可以為輪。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毛

傳。圓者為困。鶉。鳥也。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毛傳熟食

曰飧。鄭箋。飧。讀如魚殽之殽。

伐檀三章章九句。

傳。魏之君子。□□□□賦十畝之間。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毛傳閒閒然。男女無別往

來之貌。鄭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閒

閑然。削小之甚。行與子還兮。毛傳或行來者。或來還

者。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行與

子逝兮。鄭箋逝。逮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傳。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杖杜。

序。杖杜。刺時也。君子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毛傳典也。杖。特貌。杜。赤裳也。湑

平本出唐

滑。枝葉不相比也。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毛傳踽踽，無所視也。鄭箋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國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鄭箋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為政令。人無兄弟，胡不飲焉。毛傳飲，助也。鄭箋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飲而助之。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毛傳菁菁，葉盛也。鄭箋菁菁，稀少之貌。獨行裒裒，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毛傳裒裒，

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杖杜二章，章九句。

傳魏人□□□□□□□賦陟岵。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箋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毛傳山無草木曰岵。鄭箋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鄭箋予，我。夙，早。夜，

按疏云爾雅釋山云多艸木岵無草木岵傳寫誤

莫也。無已。無解倦。上慎旃哉。猶來無止。毛傳旃之猶可也。父尚義。鄭箋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毛傳山有草木曰岵。鄭箋此又

思母之戒。而登岵山而望之也。母曰嗟予季行役。夙

夜無寐。毛傳季。少子也。無寐。無耆寐。上慎旃哉。猶來

無棄。毛傳母尚恩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毛

傳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毛傳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傳魏人憂其國。□□□□。賦園有桃。測闕文當是小

而無政四字。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斂。毛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斂。國有

民。得其力。鄭箋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

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心

之憂矣。我歌且謔。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謔。鄭箋

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謔以寫我憂矣。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驕。鄭箋士。事也。不知我所為歌謔之意者。

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毛傳夫

人謂我欲何為乎。鄭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為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鄭箋如是則衆臣無知我憂所為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鄭箋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毛傳棘棗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園有棘。其實之食。毛傳棘棗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鄭箋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毛傳極中也。鄭箋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無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

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傳魏人困於□□。□□其國。賦碩鼠。測闕文當是貪

殘欲去四字。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毛傳貫。事

也。鄭箋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

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

來顧眷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

是徙。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鄭箋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鄭箋爰。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鄭箋不肯。施德於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毛傳直。得其直道。鄭箋直。正直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也。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鄭箋不肯勞來我。逝將去女。適彼樂郊。鄭箋郭外曰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毛傳號。呼也。鄭箋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

無憂苦。

碩鼠三章。章八句。

傳魏人苦於征。□□□□。賦鴉羽。測闕文當是役。不得終養五字。

毛本出唐

序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鄭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毛傳興也。肅肅。鴉羽聲也。集。止。苞。積。栩。杼也。鴉之性不樹止。鄭箋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為危苦如鴉之樹止然。積

者。根相迫。迨相致也。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
怙。毛傳盬。不攻。緻也。怙。恃也。鄭箋藝。樹也。我迫王事。
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
父母將何怙乎。悠悠蒼天。曷其有所。鄭箋曷。何也。何
時我得其所哉。

肅肅揚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
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鄭箋極。已也。
肅肅揚行。集于苞桑。毛傳行。翮也。王事靡盬。不能藝
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揚羽三章。章七句。

傳魏之內子。□□□□□□怨之賦。葛屨。測此卿大

夫妻新歸者之怨詞也。縫裳非不美之事。亦非女
之所難為者。獨以貴家大族之女。正歡然燕譽歌
舞之時。而憂憂然遽以要褸相強。無論禮之所不
出。亦大非人情矣。故得而怨之。怨者。怨其褸心也。
即刺之謂也。

序葛屨。刺褸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
褸急。而無德以將之。鄭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
見侵削。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毛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

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鄭箋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毛傳摻摻猶織織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鄭箋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要之。褌之。好人服之。毛傳要。褌也。褌。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鄭箋服。整也。褌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毛傳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揅。所以爲飾。鄭箋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維是褊心。是以爲刺。鄭箋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意無德教使之耳。我是以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愚按朱子云。此詩疑卽終裳之女所作。與測說合。則好人之解。亦似朱說爲長。但左辟爲婦避夫之禮。象揅見君子偕老。亦是婦人之飾。則毛鄭之說。非無據也。及考申公詩說。爲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則豁然矣。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

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於燹。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魯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魯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唐考補唐國名。姬姓。侯爵。

傳唐□□□□賦蟋蟀。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餘風焉。鄭箋憂深思遠。謂死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毛傳蟋蟀。

蝻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鄭箋我我僖公也。蝻在

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

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爲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

耕事。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傳已甚。康樂。職主也。鄭

箋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爲節也。又當

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毛傳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鄭箋荒廢亂也。良善
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
顧禮義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毛傳邁行

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外。毛傳外禮樂之外。鄭箋外謂

國外至四境。好樂無荒。良士蹶蹶。毛傳蹶蹶動而敏

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鄭箋庶人乘役車也。休農功畢

無事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毛傳慆過也。無已太康

職思其憂。毛傳憂可憂也。鄭箋憂者謂隣國侵伐之

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毛傳休休樂道之心。

蟋蟀三章。章八句。

傳唐侯□□□□□□賦山有樞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

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

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

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毛傳與也。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

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

有車馬弗馳弗驅毛傳婁亦曳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毛傳宛死貌。愉樂也。鄭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山有栲。隰有杻。毛傳栲山樗。杻檍也。子有廷內。弗灑

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毛傳洒灑也。考擊也。宛其

死矣。他人是保。毛傳保安也。鄭箋保居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毛傳君子無

故。琴瑟不離於側。且以喜樂。且以求日。毛傳永引也。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傳曲沃盛疆。□□□□□□憂之。賦椒聊。續說曲沃

唐邑名。昭侯以封其叔父成師。是為桓叔。其後盛強。國人恐其為亂而憂之也。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疆。能脩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毛傳興也。椒聊。椒也。鄭箋椒之

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掬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

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

也。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毛傳朋比也。鄭箋之子。是子

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

朋。平均不朋黨。椒聊且遠條且。毛傳條長也。鄭箋椒

朋比也之
比王肅孫
毓申毛皆
作必履反
謂無比例
也若如箋

云則作必
二反桓叔
有潘父之
堂室比而
殺昭公豈
得言不朋
堂字

傳言如家

卷之六

三

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毛傳兩手曰匊。彼其之子實大

且篤。毛傳篤厚也。椒聊且遠條且。毛傳言聲之遠聞

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傳曲沃盛疆。賦錫之水。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疆。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鄭箋封沃者。封叔父

桓叔於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毛傳興也。鑿鑿鮮明貌。鄭箋激揚

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

盛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素衣朱襮。從子于

沃。毛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鄭箋

繡。當為緇。緇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緇黼為領。丹朱為

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鄭箋君子。謂桓叔。

揚之水白石皓皓。毛傳皓皓潔白也。素衣朱繡。從子

于鵠。毛傳繡黼也。鵠。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傳言無憂也。

揚之水。曰石粼粼。毛傳粼粼清澈也。我聞有命。不敢

傳詩商冢

卷之六 國風

七

揚之水

以告人。毛傳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鄭箋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揚之水三章二章六句一章四句

傳曲沃僭弑其三君。僖王命為晉侯。唐人刺之。賦無

衣。續說僭。即晉武公桓叔之孫也。三君。謂哀侯。小

子侯。侯。緝。測曰唐人刺之。便不是武公述請命之

意。若知請命之衣為安且吉。是武公猶知有周天

子矣。武公不知有周天子。未必請命。即請命亦必

不自述其意。還從唐人刺之為是。子者。唐人之指

武公也。云安且吉者。正以言其不安且吉。此刺之

唐人設為武公請命之言而自述其意便是刺之

之意也。序又以為晉人美之似未必然。至謂其大夫為之請命。大夫亦未嘗請命於天子。乃請命於天子之使。總是周室之衰弱而然也。

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奔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鄭箋天子之使。是時

使來者。

豈曰無衣七兮。毛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鄭箋

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不如

子之衣。安且吉兮。毛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

君。鄭箋武公初奔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為安。

傳詩商象 卷之六 國風 無衣

豈曰無衣六兮。毛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鄭箋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毛傳燠。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愚按沈守正曰。武公滅晉。自立

三十七年。而始以寶器請命于僖王。其目中豈嘗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為請命之詞。故為偃蹇者。蓋誅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舊說以為天理未盡滅。小序以為美武公。皆非也。此說正與傳云。刺之者合。若美武公而夫子存之。豈作春秋之意乎。故當以傳為正。

乎。故當以傳為正。

傳晉人父於從。賦葛生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鄭箋喪

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葛生蒙楚。蔽蔓于野。毛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蔽生

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鄭

箋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

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

於此。

葛生蒙棘。蔽蔓于域。毛傳域。營域也。予美亡此。誰與

獨息。毛傳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毛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

歛枕篋衾席鞫而藏之。鄭箋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

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予美亡此。誰與獨旦。鄭箋

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

夏之日。冬之夜。毛傳言長也。鄭箋思者於晝夜之長。

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鄭箋

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毛傳室猶居也。

鄭箋室猶塚壙。

葛生五章。章四句。

傳。晉獻公好讒。□□□□□□賦采苓。續說朱子

曰觀驪姬讒殺太子。及逐羣公子等事可見。

序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毛傳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

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

無徵也。鄭箋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

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

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

事有似而非。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

按含梅以下二章

不更一字
則知非與
為言作對
待者還從
朱注作舍
置其言為
是

傳言如家

卷之六

七

然。毛傳。苟。誠也。鄭箋。苟。且也。為言。謂為人為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荅然。人之為言。何得焉。鄭箋。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荅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毛傳。苦。苦菜也。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毛傳。無與。勿用也。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芣三章章八句。愚按集注混言刺聽讒。不言何。公。疑小序獻公之說為無據也。今觀傳之篇次。在武公之後。文公之前。則世次了然。且獻公之聽讒。又明著春秋經傳。復何疑乎。

傳。晉文公好賢。賦。杜。續說。晉文公。名重耳。獻公子。測。此詩朱子以為好賢恐不足致。予甚然之。傳以為晉文公之詩。似又說不得。恐不足致也。豈好賢之至。挹損之極。初不自知其為強國乎。抑初霸尚未強大而云然乎。

序。有林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詩。有林之杜

卷之六

國風

七

有林之杜

求賢以自輔焉。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毛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

息也。鄭箋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

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窳

也。與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

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彼君子兮。噬肯適我。毛傳

噬。逮也。鄭箋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

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

求之。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鄭箋曷。何也。言中心誠好

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毛傳周。曲也。彼君子兮。噬肯來

遊。左傳遊。觀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愚按此詩從好賢之說為

長。但朱子不能知其為文公耳。

傳曰季遇卻缺于冀。薦于文公。人美之。賦埜有蔓

艸。續說曰季。晉大夫卻缺。一曰季缺。國語曰。曰季

使。舍于冀野。冀缺。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

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

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辜。可乎。對曰。國之良

也。滅其首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與禹。今

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完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臨事，其何不濟？文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測此詩，朱子以男女爲說，得無亦鄭聲淫之說入其心乎？昔子產與叔向相遇，歌野有蔓艸，已可爲此詩之證。而今乃知爲白季冀缺之詩，殊足快也。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鄭箋：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合。

毛本出鄭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毛傳與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鄭箋：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毛傳：漙漙盛貌。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毛傳：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愚按傳與序說不同。然當以傳說爲正。詩故云：六卿餞韓子。子巖賦此詩。韓

傳言如家

卷之六

六

子曰吾有望矣。豈男女思不期而會者哉。

傳晉大夫賢□□美之賦羔求。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鄭箋恤

憂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毛傳祛袂也。本末不同。有位

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鄭箋羔

裘豹祛。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

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鄭箋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

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羔裘豹祛自我人究究。毛傳祛猶祛也。究究猶居居

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鄭箋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

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古之遺風。

羔裘二章。章四句。

傳晉大夫□□□□譏之賦彼汾。

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毛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

菜也。鄭箋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

為菜。是儉以能勤。彼其之子。美無度。鄭箋之子。是子

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美無度。殊異乎

其君下成
有子字

傳詩摘家

卷之六 國風

下

汾沮洳

公路毛傳路車也。鄭箋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輶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輶車之族是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鄭箋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

美如英。毛傳萬人為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毛傳公

行。從公之行也。鄭箋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毛傳蕢。水鳥也。彼其之子。美如

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毛傳公族。公屬。鄭箋公族。主

君同姓。昭穆也。

汾。泐。沮。三章。章六句。愚按詩中明言公路公行公

族矣。安得為刺其君。孔疏云。賤官尚不為之。君何故親采其。雖強為之解。何如傳之譏大夫者為長。惜有闕文。不知所譏謂何耳。

傳。晉亂民窮。□□□□□□傷之。賦。綢繆。續說。晉

按闕文亦是昏姻失時之意

自文公始霸。主諸侯者九世。至定公時。趙鞅荀寅。士吉射。各據其邑以叛。遂至衰亂。聖人列此詩於唐風之終。蓋與衛靈之鰥。齊景之甫。田正同時也。

測。朱子以此詩為夫婦相謂之詞。曰喜之甚而

自慶。則詩文子兮者。首章為女。末章為男。中

章通謂男女。今繹傳文。乃以婚姻失時而傷之。則

所謂子兮子兮者似為傷之者指其夫婦而言之
非相慶之意也。一為傷一為喜而相慶不可同日
而語矣。序亦是傷之之意。

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鄭箋不
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傳與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
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
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鄭箋三星謂
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
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

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
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毛傳
良人美室也。鄭箋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
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
傳子兮者嗟茲也。鄭箋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取
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毛傳隅東南隅也。鄭箋心星在
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毛傳
邂逅。解說之貌。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毛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鄭箋

心星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
祭者。毛傳。三女為祭。大夫一妻二妾。子兮子兮。如此
祭者何。

綱繆三章章六句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六
綱繆三章章六句
今夕何夕。見此祭者何。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七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河澤之野。昔堯常游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于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于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

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曹考補曹。國名。姬姓。伯爵。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太姐第十子也。

傳曹未振鐸。賦尸鳩。續說曹未

即振鐸也。

序。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鳩鳩在桑。其子七兮。毛傳興也。鳩鳩。稊鞠也。鳩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鄭箋興者。喻

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鳩

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鄭箋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

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毛傳言執義

一則用心固。

鳩鳩在桑。其子在梅。毛傳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

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毛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

鄭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

騏。當作璆。以玉為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

鳩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毛傳忒。疑

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毛傳正。長也。鄭箋執義不疑。

則可為四國之長。言任為侯伯。

鳩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

胡不萬年。鄭箋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

鴉鳩四章。章六句。愚按詩詞純美無譏。詳傳意亦

是美振鐸耳。

傳曹之君。賦下泉。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毛傳典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

也。苞本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鄭箋興者。喻

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艸。蕭著之

屬。愾我寤嘆。念彼周京。鄭箋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念

疏云釋艸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

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毛傳蕭蒿也。愾我寤嘆。念彼京

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著。毛傳著草也。愾我寤嘆。念彼京

師。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毛傳芄芄美貌。四國有王。郇伯

勞之。毛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鄭箋有

王。謂朝聘于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

侯之功。

下泉四章。章四句。

傳曹□□□□□賦蜉蝣

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傳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

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鄭箋興者。喻昭

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飭其衣裳。不知國之

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心之憂矣。於我歸

處。鄭箋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

無所就徃。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毛傳采采衆多也。心之憂矣。於

辭末句未妥亦泥于序句耳

我歸息。毛傳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毛傳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潔

鄭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

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

深衣也。心之歸矣。於我歸說。鄭箋說猶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傳曹□□□□□賦候人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毛傳候人道路迎送賓客者。何

揭。祋。戈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鄭箋是謂遠君子

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毛傳彼。彼曹朝也。芾。韞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鄭箋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維鵜在梁。不濡其翼。毛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鄭箋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鄭箋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維鵜在梁。不濡其味。毛傳味。喙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毛傳媾。厚也。鄭箋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隤。毛傳蒼蔚。雲與貌。南山。曹南山也。隤。升雲也。鄭箋蒼蔚之小雲。朝升于南山。不能為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婉兮變兮。季女斯飢。毛傳婉。少貌。變。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鄭箋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

候人四章。章四句。

檜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

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隣於虢。

鄆考補鄆國名。在鄭地。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後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其國。

傳鄆君 □ □ □ □ □ □ □ □ □ □ 之賦羔求。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

絜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

詩也。**鄭箋**以道去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

乃去。

接鄭語號
鄆為大鄆
梓特險皆
作鄆則傳
之鄆字為
是毛本作
檜陸德明
日本又作
鄆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毛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

鄭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

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

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于政治。豈不爾思。勞心

忉忉。**毛傳**國無政令。使我心勞。**鄭箋**爾。女也。三諫不

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毛傳**堂。公堂也。**鄭箋**翱翔。猶逍

遙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毛傳**悼。動也。**鄭箋**悼。猶哀傷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傳鄆之君子。賦匪風。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

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毛傳怛傷

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鄭箋周道。周之政令也。回首

曰顧。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毛傳迴風為飄。嘌嘌。無節度也。

顧瞻周道。中心弔兮。毛傳弔傷也。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毛傳漑滌也。鬻釜屬。亨魚煩則

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鄭箋誰能者。言

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毛傳周道在乎

西。懷歸也。鄭箋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

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

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

匪風三章。章四句。

傳鄆人困於賦。賦長楚。

序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

慾者也。鄭箋恣。謂狡狴淫戲。不以禮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毛傳興也。萋楚。鉞弋也。猗儺。柔

傳言如家
順也。鄭箋：鈹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倚
儻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與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
大無情慾。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毛傳：天，少也。沃沃，
壯俊也。鄭箋：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
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鄭箋：無
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愚按傳雖闕文，詳困於字
義，當與朱註相合，序說覺其牽強。

傳喪紀不終。賦素冠續說喪紀不終。謂不

能三年喪也。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鄭箋：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

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毛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

棘，急也。樂樂，瘠貌。鄭箋：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純，時

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覲

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戚之人，形貌樂樂然，腹瘠也。勞

心博博兮，毛傳：博博，憂勞也。鄭箋：勞心者，憂不得見

庶見素衣兮，毛傳：素衣，故素衣也。鄭箋：除成喪者，其

腹作瘦

傳詩商冢
卷之七 國風
素冠

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毛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鄭箋。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庶見素鞞兮。鄭箋。祥祭朝服素鞞者。鞞從裳色。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毛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

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鄭箋。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傳。鄙人兄弟相棄。□□□□。賦。揚之水。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毛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流。能流漂束楚乎。鄭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

毛本出節

束楚言其政不行于臣下。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鄭箋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毛傳迂。誑也。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毛傳二人同心也。鄭箋二人者。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傳鄆人夫婦相棄。

賦大路測場之水。大路

二詩。毛本皆出鄭。蓋因鄆本鄭地。而鄭又滅鄆。豈

未及考正。遂以其詩混入之耶。

出鄭

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棄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袂兮。毛傳遵。循路。道。摻。摩。袂。袂

也。鄭箋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摩持其袂而留

之。無我惡兮。不寔故也。毛傳寔。速也。鄭箋子無惡我

摩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鄭箋言執手者。思望之甚。

無我醜兮。不寔好也。毛傳醜。棄也。鄭箋醜亦惡也。好。

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鄭譜

按說云鄭因號鄭之地而國之而鄭亦有詩既譜鄭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鄭之事又云對上鄭風已作故言又作詳疏語如此似譜亦是鄭在鄭前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云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為大。號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員，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

若與今本詩次不同矣

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宐之。鄭之變風又作。

鄭考補鄭國名，姬姓，伯爵。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采地。其子武公狷突，定平王於東都，又滅號，鄭乃徙其封居之。

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也。測此詩舊以為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每讀而疑之。以其文似欠通順。適之云云。授之云云。似非下之所宜加於上者。今讀傳知為武公養賢而賦緇衣。不惟詩文語意一一通順。凡說詩之詞。如所謂好賢如緇衣。如所謂于緇衣見好賢之至靡不叶矣。

序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鄭箋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

得其宜。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毛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鄭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毛傳適之。館。舍。粢。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鄭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毛傳好。猶宜也。鄭箋造。為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蕭兮。敝予又改作兮。毛傳蕭大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

將仲子。續說莊公名寤生。武公子。段其同母弟也。

祭足鄭大夫。仲子其字也。春秋傳曰。初武公娶於

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

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

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

未克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未。祭

仲諫曰。大都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

過參國之邑。中五之邑。小九之邑。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

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艸

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不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

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

眾。公曰。不義不愾。厚將崩。大未完聚。繕甲兵。具卒

蔡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遂命公
 子呂出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未段。段入於鄆。
 公代諸鄆。大未出奔共。此詩蓋當祭仲初諫之時。
 大夫因莊公有子姑待之之言。知其處心積慮。在
 於養成段惡。欲以叛逆為名而誅之。故其編次在
 未于田太未之前。測仲子者。祭仲之字也。樹杞樹
 桑。樹檀。若謂未段也。折之云者。若謂諫而傷之也。
 父母。若謂姜氏也。諸兄。若謂莊公也。豈敢愛之。畏
 我父母。諸兄云云者。若謂未段不足愛。而父母諸
 兄人之多言實可畏也。仲可懷者。仲謂祭仲也。可

設為莊公
 拒諫之詞
 即是風是
 刺矣此解
 其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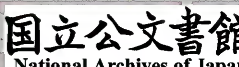
懷。若謂其深憂至計蚤見預待。有可深長思者也。
 父母兄弟人之多言亦可畏者。若謂天倫骨肉之
 間有非謀國之人。所得徑情直遂者也。仲而曰可
 懷。父母兄弟人之多言而曰可畏者。則其咎似專
 在於父母兄弟者矣。故序亦以為刺莊公也。大夫
 因莊公不聽祭仲之諫。以公不勝其母害其弟。小
 不忍亂大謀。恐國家之禍。將有不可收拾者。故為
 此以風之。風之云者。不明言正說。直婉詞隱喻。使
 之感動。如風之動物然者。此風人之致然也。每見
 傳文之中用一風字。深有不盡之情。而作者之旨。

亦緣是而可求矣。

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鄭箋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毛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鄭箋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

君若不與。臣請除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鄭箋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鄭箋懷。私曰懷。言仲子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毛傳牆。垣也。桑木之衆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毛傳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毛傳園。所以樹木也。檀。強韌之木。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傳大未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未于田

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

國人說而歸之鄭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毛傳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

塗也鄭箋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豈無

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鄭箋洵信也言叔信美好

而又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毛傳冬獵曰狩鄭箋飲酒謂燕飲

也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鄭箋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

馬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鄭箋武有武節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愚按傳為愛而序為刺詩中

似有愛無刺孔穎達疏云國人注心于叔悅之若

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則二說原相通矣

傳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未

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毛傳叔之從公田也執轡如組兩

駟如舞毛傳駟之與服和諧中節鄭箋如組者如組

陸氏曰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

織之爲也。在旁曰駟。叔在藪。火烈具舉。毛傳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鄭箋列人持火具舉言衆同心。禮禘暴虎獻于公所。毛傳禮禘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鄭箋獻于公所進於君也。將叔無狂戒其傷女。毛傳加習也。鄭箋狂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

叔于田乘乘黃。毛傳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駟鴈行。鄭箋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叔在藪。火烈具揚。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毛傳忌辭也。鄭箋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毛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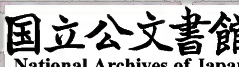
叔于田乘乘鵠。毛傳驪白雜毛曰鵠。兩服齊首。毛傳馬首齊也。兩駟如手。毛傳進止如御者之手。鄭箋如左右手之相助也。叔在藪。火烈具臯。毛傳臯盛也。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毛傳慢遲。罕希也。鄭箋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抑釋搆忌。抑斃方忌。毛傳搆所以覆矢。斃方。發弓。鄭箋射者蓋矢發弓言田事畢。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傳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續說

忽。莊公長子昭公也。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



鄭太子忽。忽辭祭仲諫而不聽。及即位。遂為衆所逐。金仁山云。文姜有秀慧之資。晨化之才。雄狐之事。訂必已久。鄭忽之辭。亦可謂明於禮義矣。祭仲不能將順其美。引之當道。俾以禮義自強。顧乃勸之取淫女。以冀強援。是知有勢不知有義。况因其無援。冀突而逐之。則仲亂賊之黨耳。故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世子忽出奔衛。所以辜仲而明忽之正也。至於編詩而錄此篇者。正以臯祭仲耳。測祭仲因鄭忽辭文姜之昏。故為此以諫之。欲其成昏。亦審時度勢之意。

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鄭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毛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鄭箋。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將翔將翔。佩玉瓊瑤。毛傳佩有瑤瑤。所以納間。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毛傳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鄭箋。洵。信也。言孟姜洵美好。且閑習婦禮。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毛傳行。行道也。英。猶華也。鄭箋。有女同車。

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將翽將翔。佩玉將將。毛傳將將鳴玉而後行。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鄭箋忘者。後世傳其道德。

有女同車三章章六句

傳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籜兮。續說鄭莊公之子忽儀。疊突。莊公卒。忽立。祭仲逐之而立突。突患仲專。謀殺之不克。仲逐突而納忽。高渠彌弑忽立疊。齊襄公代鄭。殺疊立儀。突入于櫟。使傅瑕弑儀而入鄭。緩告于楚。楚人伐之。

序籜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鄭箋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

籜兮籜兮。風其吹女。毛傳興也。籜。稿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鄭箋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乃落。興者。風

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毛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

臣和也。鄭箋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

籜兮籜兮。風其漂女。毛傳漂。猶吹也。叔兮伯兮。倡予

要女。毛傳要成也。

釋今二章章四句。

傳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

清人。續說文公名捷。厲公突之子。莊公之孫也。高

克。鄭大夫。

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

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

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

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

師之本。故作是詩也。鄭箋好利不顧其君。注心于

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散

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毛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

郊也。介。甲也。鄭箋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駟。四馬

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毛傳重英。矛有英飾也。鄭

箋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

清人在消。駟介麋麋。毛傳消。河上地也。麋。麋。武貌。二

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毛傳重喬。累荷也。鄭箋喬。矛矜

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毛傳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毛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鄭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也。高克之為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亦。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清人三章章四句。

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續

說靈公。名夷。字子蠻。文公之孫也。世臣。即子都子

克之屬。狂氏。狡名。靈公之嬖臣也。三人名氏見左

狡狂狡之
名左傳多
有其類如
靈五豎牛

等未必是
姓名

傳測首章斥其姓。次章斥其名。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鄭箋言忽所美之

人。實非美人。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毛傳興也。扶蘇。扶胥。皆小木也。

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鄭

箋興者。扶胥之木生於山。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

也。荷華生於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

臣顛倒。失其所也。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毛傳子都。世

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鄭箋人之好美色。不

往觀子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

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毛傳松。木也。龍。紅草也。鄭箋游

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

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

倒。失其所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毛傳子充。良人也。

狡童。昭公也。鄭箋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覩子充。乃

及往覩狡童。有貌而無實。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愚按傳以狂且狡童為指

狂狡。攷左傳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

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

績。囚華元。獲樂呂。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

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此

鄭穆公時事。豈狂狡從此遂為鄭臣。而靈公嬖之

耶。

傳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測麥

秀。不知為何。今由傳文意而參考之。或即狡童也。

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鄭箋

權臣擅命。祭仲專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毛傳昭公有壯狡之志。鄭箋

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

傳言如象 卷之十 三
之。故云然。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毛傳憂懼不遑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毛傳不與賢人共食祿。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毛傳憂不能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愚按箕子麥秀之詩云。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此詩彼狡童兮二句。與彼正同。而傳亦名爲麥秀。必有所因矣。

傳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測邪正不能並立。子良之所以去者。狂狡之故。故去國而痛恨之。詩文

所謂子。蓋謂靈公也。

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鄭箋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毛傳惠愛也。溱水名也。鄭箋子

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鄭箋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狂童之狂也。且毛傳狂行童昏所化也。鄭箋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毛傳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毛傳士事也。鄭箋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愚按左傳子良公子去疾也。宣四年夏鄭公子歸生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是靈公之時。子良無去國之事。不知傳何以云然。豈子良有其意。賦詩而未果行。而靈公已見弑耶。

傳鄭靈公好倡。國人化口。口子譏之。賦溱洧。測按關文是之君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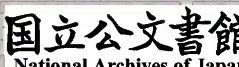
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鄭箋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

溱與洧。方渙渙兮。毛傳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鄭箋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士與女方秉蘭兮。

毛傳蘭蘭也。鄭箋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托采芬香之艸。而為淫佚之行。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鄭箋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間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訏且樂。毛傳

訏大也。鄭箋洧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



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維士與女。伊其相諛。贈之以勺藥。毛傳勺藥香草。鄭箋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與相戲。諛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毛傳瀏深貌。士與女。殷其盈矣。毛

傳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

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諛。贈之以勺藥。鄭箋將大

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傳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測忠直文

武四字。括盡全詩之指矣。大約子皮之在當時。乃

一鯁直之士。子產美之之意。多在此一邊。首章舍

命不渝。舍音赦。命爲天理之正。謂其安處於天理

之正。此說固妙。恐子皮未必遽足以當此。還當以

舍音捨。乃舍已從人之舍。命乃大命。近止之命。舍

命云者。猶奮不顧身之謂。舍命不渝云者。猶至死

不變之謂也。細繹全詩。大是此意。

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箋言猶

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

之。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毛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

鄭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

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

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毛傳渝變也。鄭箋舍猶處

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

命之等。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毛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毛傳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毛傳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鄭

箋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彼其之子。邦之彥

兮。毛傳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愚按朱子云。序以變風。不應有

美。故以為陳古刺今之詩。但當時鄭之大夫。如子

產。子皮之徒。豈無足以當此者。特不可考耳。今觀

傳云。美子皮者。使朱子得見之。必伏膺矣。

傳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美之。賦女曰鷄鳴。測

闕文多是君子二字。

序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鄭箋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女曰鷄鳴。士曰昧日。鄭箋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

不畱色也。子與視夜，明星有爛。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鄭箋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將翺將翔，弋鳧也。雁。毛傳問於政事，則翺翔習射。鄭箋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鳧雁，以待賓客為燕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毛傳宜，肴也。鄭箋言我也。子謂

賓客也。所弋之鳧雁，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宜言飲酒，與子偕老。鄭箋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

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毛

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毛傳雜佩者，玕璜、琚、瑀、衡

牙之類。鄭箋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

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

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

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知子之順

之，襍佩以問之。毛傳問，道也。鄭箋順，謂與已和順。知

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鄭箋好，謂與已和好。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愚按如傳說當用朱注

傳鄭有貞士，宜其□□□□俗賦出其東門。測闕

文當是妻不溺於流五字。

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鄭箋：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壘子儀各一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毛傳：如雲，衆多也。鄭箋：有女，謂

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毛傳：思不存乎相救急。鄭箋：匪

非也。此如雲者，皆匪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聊樂我

貞。毛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

家得相樂也。鄭箋：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

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

樂我貞。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

言之，思不忍斥之。綦，綦文也。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毛傳：闔，曲城也。閭，城臺也。荼，英

茶也。言皆喪服也。鄭箋：闔，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

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雖則如荼，非我思且。鄭箋：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

縞衣茹蘆，聊可與娛。毛傳：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娛

樂也。鄭箋：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爲樂。

心欲留之言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愚按傳雖闕文，詳上下文

意與朱子之說正合。序云：思保室家，於經各末二

句。義原自可通。鄭乃云。時亦棄之。心不忍絕。則於聊樂聊娛之義便不倫矣。

測據毛本鄭詩二十一篇。朱子不以爲淫詩者纔

七篇耳。據傳鄭詩十四篇。而僅溱洧一篇。似淫非

淫。可知朱子祇因錯認孔子鄭聲淫一句。遂寃屈

許多鄭詩也。孔子原只說鄭聲淫。不曾說鄭詩淫

聲之與詩。豈可無辨。而遂令若是。李斯亦曾有云。

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樂者亦聲之

謂。而可以詩爲聲樂乎。是不可不辨。

序東門之墠。茹蘆在阪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按傳鄭風
強此篇又

不兄于別

國依毛本

附之鄭後

東門之墠。茹蘆在阪。毛傳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

町者。茹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

遠而難。則茹蘆在阪。鄭箋城東門有墠。墠邊有阪。茅

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

辭。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毛傳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

禮則遠。鄭箋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

已而不來。則爲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毛傳栗行上栗也。踐。淺也。鄭箋

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者

故女以自喻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毛傳即。就也。鄭

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陳

傳陳□□□□□賦宛丘。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毛傳子大夫也蕩蕩也四方

高中央下曰宛丘。鄭箋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

為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毛傳洵信也。鄭箋此君信有

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倣。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毛傳坎坎擊鼓聲無冬無夏值

其鷺羽。毛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鄭箋翳舞

者所持以指麾。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毛傳盍謂之缶無冬無夏值其

鷺翮。毛傳翮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愚按此詩中子字。毛以為大夫

鄭以為君。朱子遂不敢明指而混曰此人然詳序

語則自宜從鄭。

傳陳之□□□□賦衡門

序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鄭箋誘進也掖扶持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傳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

樂鄭本作
療力召反
說文云治
也即療字

棲遲遊息也。鄭箋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于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化。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鄭箋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慈惠。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鄭箋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至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宋之子。鄭箋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愚按序之說。及毛鄭之解。皆妙有言外之情。朱子就其文義而自為之說。惜傳之闕文。無從攷之。然存有陳之二字。或即是陳之君子。未可知也。

傳陳靈公如夏氏。口口口之賦。株林續說春秋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宣十年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廡。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鄭箋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毛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鄭箋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之行匪適株林從夏南鄭箋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之行自之他耳。觥拒之辭。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毛傳大夫乘駒鄭箋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

三句鄭忽作靈公觥指之言大爲不倫王云言非次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及覆言之也

變易車以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王肅以爲大夫乘駒謂孔像從

株林二章章四句

傳孔寧儀行父從君口口泄冶刺之賦墓門。續說孔

寧儀行父洩冶皆陳大夫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同淫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

序墓門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於萬民焉。鄭箋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毛傳典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

也。幽間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鄭箋與者。喻陳陀由不親賢師傅之訓。至陷於誅絕之罪。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毛傳夫。傳相也。鄭箋良。善也。陳陀之師傅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毛傳昔。久也。鄭箋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貴常然。

墓門有梅。有鵲萃止。毛傳梅。枿也。鵲。惡聲之鳥也。萃。集也。鄭箋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鵲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陳陀之性。本未必惡。師傅惡

而陳陀從之。而惡。夫也不良。歌以訊之。毛傳訊。告也。鄭箋歌。謂歌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之謂告。訊予不顧。顛倒思予。鄭箋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于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傳靈公聽讒。囚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測凡卿

大夫之妻謂之內子。內子憂之者。泄冶之妻為之憂也。併者。有壅蔽也。讒之謂也。予美者。內子謂泄冶也。葛生亦曰予美。亡此。大意言防有鵲巢。尚得所安。即有旨茗。尚樂其生。乃予美而誰侮之。曾鵲

巢昔若之不若矣。心焉怵怵。明知為孔寧儀行父。而又誰之。云者其厚如此。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毛傳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鄭箋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興者喻

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誰侮予美。心焉怵怵。

毛傳侮。張。誰也。鄭箋誰。誰讒人也。女衆讒人。誰侮張

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怵怵然。所美。謂宣公也。

唐有壁。邛有旨鵲。毛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甍。甍

甍也。鵲。殺草也。誰侮予美。心焉惕惕。毛傳惕惕。猶怵

怵也。

怵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愚按楚詞多稱君為美人

然詩中未有以所譏刺之君為美人者。鄭以予美

為宣公。恐未然。當是謂所讒之君子。序不明指其

人。而傳以為泄冶。于義可信。

傳陳殺其大夫泄冶。傷之。賦澤陂。續說洩冶諫

靈公。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

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測

篇中有美一人。皆謂洩冶也。

序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春秋宣九年書法同此續說亦左傳文

思感傷焉。

鄭箋君臣淫於國。謂孔寧儀行父也。感

傷。謂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毛傳陂澤障也。荷芙渠也。鄭箋

蒲柔滑之物。芙渠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與者蒲以喻

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三

物與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毛傳

傷無禮也。鄭箋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何而得見

之。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毛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鄭

箋寤。覺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

毛傳蘭蘭也。鄭箋蘭當作蓮。

芙渠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

傳卷好貌。寤寐無為。中心悁悁。毛傳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

毛傳菡萏荷華也。鄭箋華以喻

女之顏色。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毛傳儼矜莊貌。寤寐

無為。輾轉伏枕。

澤陂三章章六句。愚按咏美人而曰碩大且卷。碩

大且儼。必非男女相說之詞。當從傳說為正。且已

上諸篇。相次陳靈公事。皆有序。又與春秋傳皆合。

絕非傳會牽合者。自是信而可據。

傳陳

賦東門之枌

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毛傳枌。白榆也。栩。杼也。國之交

會。男女之所聚。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毛傳子仲。陳大

夫氏。婆娑。舞也。鄭箋之子。男子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毛傳穀。善也。原。大夫氏也。鄭箋

且。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

之女。可以為上處。不績其麻。市也。婆娑。鄭箋績麻者。

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為。

穀旦于逝。越以驅邁。毛傳逝。往。驅。數邁。行也。鄭箋越。

於。譖。揔也。朝日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于是以

揔。行。欲男女合行。視爾如菽。貽我握椒。毛傳菽。芘菜

也。椒。芬香也。鄭箋男子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類

色。美如芘菜之華然。女乃貽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

此本淫亂之所由。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愚按傳之詩次。皆從其國

之世次。則此下諸傳雖闕文。要知皆是靈公時詩。

傳陳□□□□□□□□□□之賦東門之池。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

君子也。鄭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毛傳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鄭箋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毛傳晤遇也鄭箋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傳朋友□□□□□□□□賦東門之楊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如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

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毛傳興也牂牁然盛貌言男女

失時不逮秋冬鄭箋楊葉牂牁三月中也興者喻時

晚也失仲春之月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毛傳期而不

至也鄭箋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

至大星煌煌然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毛傳肺肺猶牂牁也昏以為期

明星皙皙毛傳皙皙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傳朋友□□□□□□賦月出測東門之楊與月出

二詩。予初不敢以為男女期悅之詩。今傳文雖多。闕而各存朋友二字。則知為朋友之詩也。予以東門之楊為約會過期而不至之作。月出為好德之詩。亦庶乎其近之矣。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毛傳興也。皎。月光也。鄭箋興者。喻婦人有

美色之白。皙佼人僚兮。毛傳僚。好貌。舒。遲

也。窈。糾。舒之姿也。勞心悄悄兮。毛傳悄。憂也。鄭箋思而

不見則憂。

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月出三章。章四句。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烏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禽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

醫五作秦
富曰伯翳

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池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秦考補。秦國名。伯益之後。嬴姓。在虞夏商爲諸侯。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至秦仲而國始大。平王東遷。仲孫襄公以兵送之。逐犬戎。復封爲諸侯。春秋時止稱秦伯。

傳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測此周人

之詩也。夫秦何以爲周人之詩。秦襄公克戎定周之後。平王始賜周地八百里。方未克戎定周之時。岐周之地自爲周人。故王命襄公征戎。而周人赴王命以從征。其詩如此。故曰王子與師。故此尚爲周人之詩。至其後秦得周地。乃爲秦也。

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毛傳。典也。袍。襦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鄭箋。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王子與師。

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毛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鄭箋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與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毛傳澤。潤澤也。鄭箋釋。褻衣。近

污垢。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毛傳作。起也。鄭

箋戟。車戟常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傳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愚按傳以此首秦風。見襄公初

勤王而所自以開國之本也。朱子蘇氏之解皆可通。勝序義多矣。

傳襄公遣大夫征我而勞之。賦小戎。測此詩說者止

以為婦人思念之詩。傳云遣大夫而勞之。則出于

襄公矣。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

征。役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鄭箋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閱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叙內外之志。

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小戎。伐。收。五。黎。梁。輅。毛傳小戎兵車也。伐淺收軫也。

五五束也。黎歷錄也。梁輅輅上句衡也。一輅五束束

有歷錄鄭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游環脅驅陰

鞞。鞞續毛傳游環鞞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

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軻也。鞞所以引也。鞞白

金也。續續鞞也。鄭箋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

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

軻在軾前垂輅上。鞞續白金飾續鞞之環。文茵暢轂

駕我騏驎。毛傳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驎文也。

左足白曰騏驎。鄭箋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鄭箋言我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

五德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毛傳西戎板屋。鄭箋心曲

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閔

其君子。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驂。毛傳黃馬

黑喙曰騶。鄭箋赤身黑鬣曰驂。中中服也。驂兩駢也。

龍盾之合。鞞以觸鞞。毛傳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

載之。鞞驂內轡也。鄭箋鞞以觸鞞。鞞之觸以白金為

飾也。鞞繫於軾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毛傳在敵邑

也。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鄭箋方今以何時為還期

傳詩如冢

卷之八

三

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
孔甚也。公三隅矛也。鏄。鏄也。蒙。討羽也。代。中干也。苑。文貌。鄭箋。伐。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旣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旣伐。虎韞鏄。鷹。交韞。二弓。竹閉緹。滕。毛傳。虎。虎皮也。韞。弓室也。鷹。馬帶也。交。交二弓於韞中也。閉。緹。緹。繩。滕。約也。鄭箋。鏄。鷹。有刻金飾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毛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鄭箋。此旣閱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

小戎二章。章十句。

傳襄公伐戎。初命爲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續說平

王以襄公有克戎定周之功。封爲諸侯。始命者。秦自非子至於莊公。襄公世爲附庸。今初得命也。測序以爲美秦仲。今詳秦仲雖國始大。尚止爲附庸。當無車馬寺人之盛。傳以爲國人榮襄公者。誠定論也。榮之。云者。昔止爲附庸。一旦命爲秦伯。儼然諸侯。車馬寺人。皆昔無而今有。抑何榮耶。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毛傳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顛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毛傳寺人內小臣也。鄭箋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

阪有漆。隰有栗。毛傳興也。阪者曰阪。下溼曰隰。鄭箋

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既見君子。並坐

鼓瑟。毛傳又見其禮樂焉。鄭箋既見既見秦仲也。並

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今者不樂。逝者

其耄。毛傳耄老也。八十曰耄。鄭箋今者不於此君之

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使自老。言將後寵

近往也對
著言解
仕他
言矣

祿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毛傳簧笙也。今

者不樂。逝者其亡。毛傳亡喪棄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愚按說者以秦

仲為宣王大夫。不應備內官。疑為襄公時詩。朱子

直以為秦君。此皆臆之也。今見傳文。無可疑矣。且

仲未得為諸侯。其詩亦不應採入國風。

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續說終南

山名在岐地。襄公克戎救周。平王賜周西都岐豐

之地。八百里。測終南山。在周地內。昔未得岐周之

地不知終南之所有。今一得岐周之地。則知終南之有條梅。有紀堂也。君子至止。至此終南而止。至止於終南。而衣則若此。顏則若此。其君也哉。非復附庸之比矣。壽考不忘者。言已得此。他無足願。惟壽考不忘而已。此則矜之至也。一矜字最妙。取周地為諸侯。受顯服。乃創有之事。在秦人誠足矜也。序戒勸之意固妙。終是越過一步說話。

序終南。飛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其梅。毛傳與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

也。條。梅。柟也。宜以戒不宜也。鄭箋問何有者。意以

為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與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

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之。君子至

止。錦衣狐裘。毛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鄭箋

至止者。受命服于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

之顏。如渥丹。其君也哉。鄭箋。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

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

鄭箋。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

道名。邊如堂之墻然。君子至止。黻衣繡裳。毛傳。黑與

書中畢也
畢字疑基
字之誤

傳詩如家 卷之八 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章六句。愚按朱子注此篇云亦車鄰駟鐵之意。儘合傳旨。無如經本錯見何耳。今得見傳本以次而列。一覽爽然。

傳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鐵。續說襄公

始受王命為諸侯。故得有田狩之事。園圍之樂焉。

測一喜字甚妙。山園之事乃昔所無。今始受王命

而有誠可喜也。故喜之。然亦秦人之見如此。以上

五詩皆襄公詩。無衣小戎乃奉命征戎。未為諸侯

時事。車鄰終南駟鐵皆克戎定周。既為諸侯時事。

序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圍之樂焉。鄭

箋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毛傳鐵。驪阜大也。鄭箋四馬六

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公之媚于從公子狩。毛傳

能以道媚于上下者。冬獵曰狩。鄭箋媚于上下謂使

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奉時辰牝辰牝孔碩。毛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

麋。春秋獻鹿豕羣獸。鄭箋奉是辰。牡者謂虞人也。時

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毛傳

拔。矢未也。鄭箋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

傳詩商宗

卷之八 國風

七

駟鐵

疏云諸侯之君乃得順時游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對庸來成。諸侯其禮則闕。按王肅云。卿大夫稱字。

拔則獲言公善射。

遊于北園駟馬既閑毛傳閑習也鄭箋公所以田則

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也

輶車鸞鑣載獫狁驕毛傳輶輕也獫狁驕田犬也長

喙曰獫短喙曰歇驕鄭箋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

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

之也此皆游於北園時所為也

駟鐵三章章四句愚按詩次先自襄公率周人赴命繼以自遣大夫征之始得列為諸侯奄有周地而後其田園之樂焉序法歷歷可據如此

此章鄭意則為本末獵之前謂晉車馬之車朱子則為田事已畢閑游休力之事故解未句各與如朱子亦有致但既作是解則閑字當在暇解不應復訓習矣

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續說晉驪姬

既讒殺太子申生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于是重

耳奔蒲僖五年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

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仇也遂出奔狄復奔衛及

齊及曹及宋及楚楚送之秦二十四年秦伯納之

于晉是為文公測此詩本康公所傳以為穆公

送之者納之者穆公則康公之送亦穆公之送也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

大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

此說亦牽連以為康公作者因舅氏二字也不知穆公于重耳亦得稱舅

按即位者
謂晉文公
節位而康
公思前事
也若康公
即位文公
已卒不應
始作詩

傳詩如家

卷之八

七

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毛傳：母之昆弟曰舅。鄭箋：渭水

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

之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毛傳：贈，送也。乘黃，四馬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毛傳：瓊瑰

石而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續說：康公，穆公子。子車氏，秦大夫。考補：殺人以葬，

璇環其左右。曰：殉穆公葬于雍，殉死者百七十人。

獨哀三子者，傷善良也。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鄭箋：三良，三善人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

自殺以從死。

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毛傳：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

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鄭箋：黃鳥止于棘，以

求安已也。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

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誰從穆

傳詩簡

卷之八 國風

七

黃鳥

此臨穴惴
惴謂觀者
與朱異

公子車奄息。毛傳子車氏奄息名鄭箋言誰從穆公
 者傷之。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毛傳乃特百夫之德鄭
 箋百夫之中最雄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毛傳慄慄
 懼也。鄭箋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
 視其壙。皆為之悼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毛傳殲盡
 良善也。鄭箋言彼蒼者天。愬之。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箋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
 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鄭箋仲行字
 也。維此仲行。百夫之防。毛傳防比也鄭箋防猶當也

言此一人當百夫。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
 夫之禦。毛傳禦當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
 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傳君子隱于川上。□□慕之。賦蒹葭測。按今閩中延

安府有葭州。州治在巖石之上。而臨黃河。背亦有
 小河繞之。兩岸皆蘆葦。遂名葭蘆河。此云蒹葭水
 一方水中央。溯洄。溯游。道阻且長。云云。似即指葭

州而言也。正川上也。

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鄭

箋。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

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毛傳。興也。蒹。蘆葦。葭。蘆也。蒼。蒼盛

也。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

鄭箋。蒹葭在衆艸之中。蒼蒼然。疆盛。至白露凝戾為

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

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毛傳。伊。維也。一

方。難至矣。鄭箋。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

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溯洄從之。道

阻且長。毛傳。逆流而上曰溯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

鄭箋。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溯游從之。

宛在水中央。毛傳。順流而涉曰溯游。順禮求濟。道來

迎之。鄭箋。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毛傳。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鄭

箋。未晞。未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毛傳。湄。水隄也。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毛傳。躋。升也。鄭箋。言其難至如

升阪。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毛傳。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毛傳。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

止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毛傳：涘，厓也。溯洄從之，道

阻且右。毛傳：右，出其右也。鄭箋：右者，言其迂迴也。溯

游從之，宛在水中沚。毛傳：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愚按序說，周禮太似無涉。毛鄭

曲解，終屬牽強。朱子駁之良是，而却又云不知何

所指，亦以秦風不敢懸擬，以室邇人遠之類為男

女相思耳。若在鄭衛斷不免矣。豈知傳文明了若

此。

傳 賦晨風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馳彼晨風，鬱彼北林。毛傳：馳，疾飛貌。晨風，鷓也。鬱，積

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馳疾如晨風

之飛入北林。鄭箋：先君謂穆公。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毛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鄭箋：言穆公始未見賢者

之時，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毛傳：今則忘

之矣。鄭箋：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

我之事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傳：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

豹。鄭箋：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

國家所宜有之。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

疏云陸機
駮馬梓
榆也其樹
皮青白駮
學似駮馬
下章皆木

相配不宜
六獸

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毛傳棣唐棣也。檉赤羅也。未見
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愚按傳雖闕文。然篇次在蒹葭

權輿之間。似亦為賢人而作。且世次亦應屬康公。

宜與序不大異。

傳
賦權輿。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若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毛傳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

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

勤。然今也。每食無餘。鄭箋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

纔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輿。毛傳承繼也。權輿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毛傳四簋黍稷稻粱。今也。每食不

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愚按此詩終秦便有坑儒之漸。

又按子貢詩傳以秦詩為國風之終。明知諸國必
折而入于秦也。猶尚書殿秦誓之意。先儒謂吳楚

無詩。而秦詩不削次于齊晉。以為夫子早見其屯
豈知詩傳之次更若此乎。繼周之為秦。刪書詩者

按崔駰七
朝說官室

之美。五夏
在渠渠故

朱子亦以
為大屋疏

云始則大
具。今則無

餘。下章
云四簋不

飽。皆說飲
食之事。不

得言屋宅
也。

傳詩如家

卷之八

三

早。已。了。然。于。胸。康。節。特。論。及。于。書。而。未。及。詩。耳。

無。精。而。泰。前。不。固。大。平。有。君。以。為。大。平。是。其。也。

休。而。入。平。泰。而。論。尚。書。論。學。之。宜。食。而。論。是。其。

足。然。于。貴。道。難。以。泰。詩。論。詩。之。宜。食。而。論。是。其。

論。學。二。宜。宜。宜。可。無。然。也。其。然。對。書。詩。論。上。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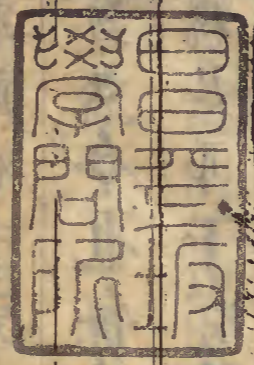
于。平。不。亦。難。與。

其。中。其。分。四。益。于。此。而。此。其。然。然。今。其。論。食。不。

其。中。其。分。四。益。于。此。而。此。其。然。然。今。其。論。食。不。

其。中。其。分。四。益。于。此。而。此。其。然。然。今。其。論。食。不。

其。中。其。分。四。益。于。此。而。此。其。然。然。今。其。論。食。不。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八終

